

—— 一部 AI 时代的超级争夺史 ——

深度
求索

AI 风云录

—— 新三国演义 ——

三大巨头争夺大模型 LLM 的霸权之战



群雄逐鹿硅谷

算力为基 · 模型为矛 · 人才为将
谁将定义未来的智能世界？

深度
求索

AI风云录·新三国演义

时维公元二〇二六年，算力分野，群雄角逐

著 者：WestAI | 出 品：WestAI Commerce Inc. • Vancouver

版 本：赠阅版 V1 • 2026 年 7 月

官方网站：www.westai.app | X: x.com/WestAIcommerce

© 2026 WestAI Commerce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为免费赠阅版：欢迎原样转发分享给朋友，不得售卖或修改。作者的付费长篇《中国的AI故事：深度求索演义》见 www.westai.app。

A I 风 云 录 · 新 三 国 演 义

时 维 公 元 二 〇 二 六 年 ， 算 力 分 野 ， 群 雄 角 逐

W e s t A I 著

免 费 赠 阅

目 录

题记	1
第一回 谷歌脑府聚英才	2
第二回 苏茨克弗弃暗投明	6
第三回 达里奥兄妹出走记	10
第四回 ChatGPT一朝横空出	12
第五回 Bard仓皇应战误天象	17
第六回 深心合璧震旧疾	20
第七回 克劳德出鞘惊四座	26
第八回 克劳德代码沉默印钞	29
第九回 三足鼎立天下定	34
第十回 未竟之局待后人	39
后记	41

题 记

滚滚硅海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
是非成败转头空——青山依旧在，几度
夕阳红。

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
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算
力中。

第一回

谷歌脑府聚英才 变形金刚震寰宇

话说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此言不独适于汉末三国，亦适于公元二十一世纪之AI江湖。

公元二〇一一年，西方大洋彼岸，有一名曰“谷歌”之巨擘，坐拥四海之算力，吞并天下之贤才，富可敌国，威震八方。其掌门人拉里与谢尔盖，心怀鸿鹄之志，广开门庭，于内廷秘建一府，名曰“谷歌脑”，以杰夫·迪安领衔，吴恩达、柯拉多佐之。

初期成果，一鸣惊人。众人以一万六千枚处理器，喂以无数YouTube影像，竟令机器自行悟出“猫”之形貌，不需人工标注一字——此乃无监督学习之里程碑，天下震动。

时有一子，姓名尚未著于世，然已暗藏盖世之才——此人便是伊利亚·苏茨克弗，深度学习宗师杰弗里·辛顿之首徒。二〇一二年，师徒二人共制“亚历克斯网”，如惊雷劈破沉寂江面，谷歌以四千四百万金将其罗致帐下。

三年之后，谷歌又重金纳入伦敦一小团队——“深心”是也。其主德米斯·哈萨比斯，十四岁入大学，棋艺超群，游戏设计屡获奖章，志在通用人工智能，目光之远，令谷歌无法拒绝。收购协议中载有一条耐人寻味之款项：谷歌承诺建立AI伦理委员会。然此委员会成员至今隐而不宣——此埋下第一颗裂痕之种。

二〇一六年三月，深心旗下AlphaGo以四比一击败围棋冠军李世石，全球逾两亿人观战。其中第三十七手，落子之时，在场大师无不摇头叹曰：“此子定是错着。”然数小时之后，此手竟成天才布局，扭转全局。李世石彼时悚然而惊，方知对

手已非人类逻辑所能笼括——谷歌由此坐稳“AI天下无敌”之龙椅。

然好景不长。真正改天换地之事，发生于二〇一七年。

是年六月，谷歌旗下八位学者，联袂发布一篇论文，题为《留心即是所需》——“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”。此文一出，后世称之为“奇书”，引用逾十七万次，乃GPT之源，乃Claude之根，乃Gemini之基，乃当世所有大语言模型之祖庭。这八位作者，人称“变形金刚八君子”，乃：诺姆·沙泽尔、艾丹·戈麦斯、尼基·帕尔马、阿什什·瓦斯瓦尼、利昂·琼斯、雅各布·乌兹科雷特、伊利亚·波洛苏欣、武卡什·凯泽。

然而——书成之日，亦是离散之始。

此八人，竟无一人留在谷歌。

诺姆自立“字符AI”，估值一度五十亿金；艾丹创“科赫”，估值二十二亿；尼基与阿什什先立“阿德普特”，后又开“基础AI”；利昂远赴东洋，于东京创“樱花AI”；

雅各布转入生命科学，创“元始”公司；伊利亚落脚区块链，建“Near”，估值四十亿；而武卡什，则投奔了开放AI——谷歌之头号掘墓人。

谷歌铸就了火种，却留不住执火之人。正应了古语：养虎成患，反噬己身。

此一回，乃万古AI江湖之开篇——巨人播种，英才出走，群雄奋起，再无宁日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苏茨克弗弃暗投明

玫瑰木深夜论英雄

话说八君子飘然而去，谷歌之中，尚有一人隐而未动——便是那伊利亚·苏茨克弗。

此人师承辛顿，内蕴浩然之气，于谷歌脑中任首席科学家，地位尊崇，然日久生厌。盖谷歌官僚气象日盛，凡欲创新，必历层层审批，辗转周折，方得寸进。伊利亚胸中志向，非一朝一夕之功——他所图者，乃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；而谷歌心之所系，仍是那每年千五百亿金之搜索广告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某夜，加州门罗帕克，玫瑰木酒店灯火未熄。

大厅深处一隅，两位枭雄相对而坐——一者乃马斯克，电动车与火箭之主，眉宇间藏着不世野心；一者乃奥尔特曼，

硅谷最善识人之伯乐，声名已响彻创投圈。二人皆忧心忡忡，谈及谷歌之势：其算力独步天下，其人才无可匹敌，若任其坐大，AI之未来恐将落入一家之手，此乃人类之大患。

席间，二人拍案定计：当建一新组织，以“为全人类之利益”为旗，曰“开放AI”。非营利，不逐利，刻意远离商业之诱惑。初始承诺十亿金，广邀天下志士。

最紧要之事，乃延揽一位首席军师——苏茨克弗也。

使者登门，言辞恳切。伊利亚沉吟良久，终于颌首——非为金钱，非为名位，乃为一份可以按自己方式追逐人工智能之自由。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开放AI自此立足于旧金山。

正是：谷歌叛将逆谷歌，此局一开无休时。

然世人尚不知，奥尔特曼心中所谋，远不止“非营利”三字。数年之后，开放AI悄然转型，引入微软巨资，分红设限，商业气息日浓——而这，将种下下一场出走之根。

且说开放AI成立之初，步履维艰，外界多有质疑。二〇一八年发GPT-1，仅一亿一千七百万参数，不过牛刀初试；二〇一九年GPT-2出，十五亿参数，因担忧其被滥用，团队甚至一度拒绝公开发布；至二〇二〇年，GPT-3横空而出，一千七百五十亿参数，训练数据四十五TB——世人方才惊呼：此兽非常物也！

领衔GPT-3之人，乃研究副帅达里奥·阿莫代伊。其人来自普林斯顿，计算神经科学博士，举止沉稳，如渊停岳峙，心中最重者，非速度，非功名，乃安全。

其妹丹妮埃拉，主掌安全与政策，秀外慧中，于无声处守住那条不可逾越之线。

兄妹二人，一文一武，已在开放AI中默默积聚了深厚之资本。然而——风雨将至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达里奥兄妹出走记 安特罗皮克横空立宪章

却说开放AI表面蒸蒸日上，实则水面之下，暗流汹涌。

奥尔特曼之志，在于扩张，在于商业化，在于让GPT走进每一个家庭；而达里奥之心，在于安全，在于先立根基，后起高楼。二人如同水与火，相处愈久，裂痕愈深。

丹妮埃拉身在安全政策要职，亲眼目睹：安全团队之预算，一削再削；安全议题在高管会议上之话语权，一降再降；商业路线图日日扩张，安全评审却常被视作绊脚之石。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，第一批研究员悄然离去。

二〇二一年一月，达里奥·阿莫代伊正式率众出走开放AI。

随行者，皆为人中之龙：汤姆·布朗，GPT-3论文第一作者；贾里德·卡普兰，“缩放定律”之研究者；克里斯·奥拉，AI可解释性之先驱；山姆·麦坎德利什，日后之CTO；杰克·克拉克，政策总监……七位联合创始人，皆出自开放AI。

行前，达里奥曾叹曰：“试图去争论别人已经固有的愿景，是极其低效的。”言辞克制，然潜台词明澈如镜：奥尔特曼已定，无可说服，不如另起炉灶，建一个从第一天起便将安全写入灵魂之公司。

新公司取名“Anthropic”，源自“人类学”一词，立志研究AI对人类之影响，护佑苍生为先。

安特罗皮克甫立，便提出一套与天下皆异之训练哲学，名曰“宪法式人工智能”（Constitutional AI）。

天下大模型，皆以RLHF为法——雇一批人类标注员，逐条评分，以分数引导模型行为。然此法有三弊：标注员各有偏颇，评判不一；内容涉及阴暗，令标注员

深受心理之苦；模型愈大，所需人力愈多，成本几何倍增。

达里奥另辟蹊径：不用人类隐性偏好，而给AI一部显式宪法，令其以宪法自约。

此宪法之内容，博采众长：联合国人权宣言之精神，苹果服务条款之严谨，深心Sparrow原则之审慎，加之安特罗皮克自拟之准则。其核心纲领，浓缩为六字：礼貌、诚实、无害。并明令AI须知自身乃AI，不可假冒人类；须“智慧、平和、合乎伦理”，却又“不说教、不令人厌烦、不过度反应”。

此法之妙，在于将所需人类反馈减少一半，而模型行为之稳定性不降反升。

然起步之路，殊为艰难。

安特罗皮克成立头三年，几乎寂寂无声。二〇二一年融资一亿两千四百万金，二〇二二年融五亿八千万，队伍不逾二百人。在ChatGPT席卷全球之冬，世人皆不知安特罗皮克为何物。

然而——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

此三回合，乃AI三国之序幕：谷歌播火种，开放AI初称雄，安特罗皮克暗蓄锋芒——三足鼎立之势，已在冥冥中注定。

正是：

谷歌广厦千万间，贤才一去不复返。
开放AI初立基，兄妹出走另立山。
宪章一纸护苍生，安特罗皮克静待天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ChatGPT一朝横空出 谷歌帝国遭雷击

话说天下熙熙，群雄暗斗，百姓犹不知AI为何物。

直至公元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——此日，必将被史家铭记万年。

开放AI悄然推出一物，名曰ChatGPT，内藏GPT-3.5之术，以对话之形现于人间。界面素简，不过一白框、一光标，然开口之后，写诗、译文、作代码、答百问，无一不能，无一不精。

消息甫出，天下哗然。

六十日之内，用户破亿。须知当年抖音崛起，用了九个月；Instagram风靡全球，用了两年半；而ChatGPT——六十日，一亿人。

此乃人类历史上消费级产品增长最快之纪录。

世人奔走相告，如见神迹。学生以之代写论文，程序员以之生成代码，律师以之草拟合同，医生以之检索文献……原本遥不可及之AI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走入千家万户。

而在谷歌总部山景城，那一日的气氛，只能以两字形容：恐慌。

谷歌内部紧急拉响“Code Red”——红色警报，此乃最高级别之危机信号，从未轻易启用。创始人拉里·佩奇与谢尔盖·布林被急召回朝——二人早已淡出一线多年，此番紧急回归，足见事态之严峻。

高管们彻夜开会，面色凝重。谷歌之根基，乃搜索广告——每年一千五百亿金之营收，皆赖用户打开谷歌搜索框，输入关键词，点击广告链接。而ChatGPT的出现，意味着用户可以直接“问”出答案，无需再点搜索、再看广告。若此风蔓延，谷歌帝国之根基，将被釜底抽薪。

会议室中，有人言：此乃“搜索之死”的预演。

皮查伊拍案而起，下令：务必在最短时间内，推出谷歌自己的聊天产品。

第五回

Bard仓皇应战误天象 千亿市值一日化云烟

令旗一下，谷歌上下如热锅之蚂蚁，通宵达旦，日夜赶工。

然急功近利，最易翻车。

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，距ChatGPT发布仅两月有余，谷歌推出旗下聊天产品，名曰“Bard”——取诗人吟游之意，志在文采风流。

演示之日，万众瞩目。Bard在宣传视频中大展神威，侃侃而谈。然有眼尖之学者，盯住其中一处回答，面色骤变——

有人问Bard：“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有哪些新发现可以讲给九岁孩子听？”

Bard洋洋洒洒，答曰韦伯望远镜“拍摄了第一张系外行星的图像”。

此言一出，学界哗然。系外行星之第一张影像，乃二〇〇四年由另一架望远镜摄成，距今已近二十年——与韦伯望远镜毫无干系。

谷歌在全世界面前，当众答错了一道天文常识题。

消息如野火蔓延，媒体争相转载，标题皆辛辣：“谷歌AI首秀，当众犯低级错误。”

股市之反应，冷酷而精准。当日，谷歌母公司Alphabet股价暴跌七点七个百分点，市值一日之内蒸发逾一千亿美元。

谷歌内部，哀鸿遍野。员工论坛Memegen之上，讽刺段子铺天盖地，字字如刀：“匆忙、拙劣、短视。”

更令人雪上加霜者——Bard出事之时，谷歌正值大裁员，一万两千名员工被扫地出门，人心惶惶，士气如冰入夏，消融殆尽。

而彼岸，奥特曼在社交媒体上淡淡发了一条推文，只字未提谷歌，却已天下皆知其意。开放AI如日中天，风头无两。

然就在众人以为胜负已分之际，江湖深处，一声未响的安特罗皮克，正悄然磨刀。

第六回

深心合璧震旧疾 双子连番现锋芒

谷歌大败，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——此话不假。

二〇二三年四月，皮查伊下了一道令天下侧目之命令：将谷歌脑与深心两大门派，合而为一，统称“谷歌深心”，以德米斯·哈萨比斯为统帅，杰夫·迪安升任首席科学家。

此二派之积怨，由来已久。谷歌脑者，主张开源、商业化、研究落地要快；深心者，志在科学长远，对商业颇为轻视，甚至多次图谋脱离谷歌独立。平日里相见不如不见，互别苗头，人尽皆知。

然ChatGPT的炮声，把一切积怨都轰成了浮云。

皮查伊下令合并之时，说了一句话，简短有力：“现在不是内耗的时候。”

整合既成，新实体犹如两条江河汇流，气势骤增。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，谷歌深心推出旗舰大模型，名曰“双子一点零”（Gemini 1.0）。发布数据令人咋舌：三十二项基准测试，三十项超越GPT-4，MMLU得分九十整，自称首个在综合测评上超越人类专家之模型——谷歌扬眉吐气，恨不得昭告天下。

然好事多磨。演示视频甫出，便遭有心人揭穿：视频中Gemini看似实时语音交互、即时识图，实则乃静态图片加文字提示预先编排，一切皆为后期剪接所成。真实模型之反应速度与视频相去甚远。

舆论再度哗然。谷歌辛苦积攒之信誉，又折损几分。

然而，谷歌真正之翻身之作，藏在二〇二四年二月悄然发布的一个版本之中——双子一点五专业版（Gemini 1.5 Pro）。

此版本有一项当时碾压天下之能力：百万token超长上下文窗口，后更扩至两百万。

所谓“上下文窗口”，乃模型一次能读入、处理、记住之信息量。彼时开放AI之GPT-4 Turbo，仅有十二万八千token；安特罗皮克之Claude，亦不过二十万。而双子一点五，以两百万token之窗，令用户可将一整部数百页之著作、整个代码仓库、数小时之会议记录，一股脑儿喂入，模型尽知其意。

更有“大海捞针”之验证——将一句关键信息藏于两百万token之海量文本深处，Gemini 1.5检索之准确率达百分之九十九。

世人方悟：谷歌在技术层面，从未真正落后。

败者，只是产品包装之功夫；而技术底蕴，始终深厚如故。

二〇二四年十月，一则消息传遍全球：德米斯·哈萨比斯因AlphaFold之成

就，荣膺诺贝尔化学奖。

AlphaFold者，解决了困扰生物学界五十年之难题——从蛋白质之氨基酸序列，预测其三维空间结构。昔日科学家耗费数年、耗资百万，方能测定一个蛋白质之结构；AlphaFold于数月之内，预测出几乎全部两亿种已知蛋白质之构型，数据库已被逾两百万名研究者访问。

此奖，赐予谷歌一种金钱买不来之“科学正统性”。三家公司中，唯谷歌之AI领袖，手持诺贝尔奖章——当企业客户面临选择“信任谁”之时，此光环之分量，不可小觑。

至二〇二五年三月，谷歌发双子二点五专业版，登顶LMArena排行榜——彼乃AI模型最受业界瞩目之第三方公正评测平台。数学测验AIME 2025得分八十六点七，编程基准SWE-bench验证达六十三点八——谷歌头一回在综合评测上，确凿地压倒了开放AI与安特罗皮克。

而至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，谷歌双子三号专业版发布，横扫全场：首破LMArena一千五百Elo大关，GPQA Diamond研究生级科学推理测验高达九十一.9，超越GPT-5.1与克劳德Opus 4.5。

Salesforce掌门人贝尼奥夫在社交媒体上只留下两个字：“疯狂。”

据传，开放AI内部，再度拉响了红色警报。

然谷歌真正令对手心寒之底牌，并非任何一款模型，而是那无可复制之生态铁三角：

其一，分发之力。谷歌拥有十五款月活超五亿用户之应用——搜索、Gmail、YouTube、安卓、地图，每一个皆是AI天然入口，双子深嵌其中，无孔不入。

其二，算力之基。自研第七代铁木TPU芯片，每Pod算力达四十二.5 ExaFlops；二〇二五年AI基础设施投入八百五十亿金，非寻常人等所能望其项背。

其三，市场之根。谷歌仍握八十九点八九之全球搜索份额；二〇二六年第一季度，谷歌云单季营收首破两百亿金，同比增长六十三，AI相关收入同比激增八百。

皮查伊于财报会上坦然说道：“若我们的算力能够追上需求，云收入还将更高。”

言下之意：连需求都接不完，供给才是唯一瓶颈。

此乃王者归来之本色——非靠一款聊天机器人翻身，而是靠整个AI基础设施帝国之伟力，徐徐复位于天下之巅。

正是：

Bard折戟方寸乱，深心合璧卧薪尝。
双子横空诸侯惧，王者归来底蕴长。
搜索云端芯片鼎，三足铁三角难当。
江山代有英才出，谷歌此番非等闲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克劳德出鞘惊四座 安特罗皮克破茧而出

话说安特罗皮克蛰伏三载，不声不响，外人几乎将其遗忘于江湖角落。

然高手出招，从不急于一时。

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，安特罗皮克悄然推出一款新模型，名曰“克劳德三点五桑奈特”（Claude 3.5 Sonnet）——无铺天盖地之宣传，无声势浩大之发布会，只是静静地上线，等天下人自己去发现。

然一经发现，立刻引爆开发者圈。

此模型之妙，在于一个旁人乍看不起眼之组合：性能超越其前代旗舰奥普斯，速度却快一倍，价格仅五分之一。

MMLU基准达八十八点七，HumanEval编程测试达九十二——以更低价，交出

更高之成绩，此乃商业竞争中最凌厉之一刀。

开发者们迅速口耳相传，有人留下一句流传甚广之评语：

“GPT写的代码，好看，但一跑就出错；Claude写的代码，朴素，但它能跑。”

此言看似随意，却精准击中了企业用户之命门——他们要的不是漂亮的展示，而是可以落地、能在生产环境中稳定运行之代码。安特罗皮克之口碑，由此一字一句积累而成。

然克劳德三点五之意义，尚不止于模型本身。安特罗皮克同期推出三件利器，改变了整个行业之生态：

第一件：神器“Artifacts”（工艺品）。当克劳德生成代码、文档或图表之时，不再只是冷冰冰地输出文字，而是直接在对话窗口中即时渲染、呈现成品，用户可当场交互修改。此功能一出，开发者奔走相告，誉之为“AI交互之革命”。

第二件：标准“MCP”（模型上下文协议）。二〇二四年十一月，安特罗皮克发布开源标准MCP，令AI可无缝连接外部数据源与工具，如同给模型插上了万能接口。然而最令江湖侧目者，乃此后之事——开放AI与微软，相继宣布采纳此协议。

一家初创公司之技术规范，竟被行业两大巨头跟进效仿。此事在硅谷极为罕见，有论者惊叹曰：“创业公司定标准，巨头俯首来跟随——此乃安特罗皮克今日之地位。”

第三件：神技“Computer Use”（电脑操控）。二〇二四年十月，克劳德获得一项前所未有之能力：操控计算机界面——移鼠标、点按钮、输文字、导航屏幕，如人类之手，代人执行繁琐操作。此举被业界视为迈向“AI代理”之重要一步，意味着AI将从“回答问题”进化为“替人做事”。

三件利器同出，安特罗皮克之势，如积蓄已久之洪水，终于破堤而出。

第八回

克劳德代码沉默印钞 兄妹携手缔企业王国

然安特罗皮克最惊人之一役，来自一个最不起眼之产品。

二〇二五年二月，安特罗皮克发布“克劳德代码”（Claude Code）——一个命令行开发工具，工程师可在终端黑框框中直接与克劳德协作编程。

无发布会，无宣传片，无意见领袖背书，甚至连产品主页都简陋至极。

然数字不会说谎。

至二〇二六年四月，逾一千家企业客户年消费超过一百万金，皆在使用克劳德系列产品。克劳德代码单独产生之年化营收，已超五亿金。

在GitHub公开代码仓库中，百分之四的公开代码提交，乃克劳德代码所自动生

成——且此比率在一个月內翻了一番。

日本乐天之工程师，借克劳德代码之力，于一千两百五十万行代码的开源库中，仅用七小时便完成了特定激活向量之提取，数值精度达九十九点九。

消息传至同行耳中，皆沉默良久。七小时，完成寻常团队数周之功——此非炫技，此乃效率之颠覆。

企业客户的心，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被俘获。

然安特罗皮克真正令竞争对手彻夜难眠之处，并非技术，而是一样更难复制之东西——信任。

二〇二六年三月，一场风波骤起。

美国政府向安特罗皮克伸出橄榄枝，条件却附有玄机：承诺将克劳德技术用于大规模监控项目，并纳入自主武器系统之决策链。

达里奥兄妹对视片刻，给出了一个让华盛顿始料未及的答案：拒绝。

国防部长勃然大怒，将安特罗皮克列为“供应链风险”，切断政府合作。外界哗然，皆以为安特罗皮克此番必受重创，痛失政府金主，元气大伤。

然接下来之事，出乎所有人意料。

逾一百家企业客户主动致函，询问合作是否受到影响，并表明立场：绝大多数选择续约。

克劳德在美国App Store下载量骤然飙升两点二倍，首次越过ChatGPT，登顶免费榜榜首。

达里奥事后接受访谈，语气平静如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在成立第一天就知道，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选择。我们早就选好了。”

此役，在商业史上将被长久铭记——安特罗皮克以拒绝一个大客户为代价，向全天下证明了“安全”二字并非营销口号，而是货真价实、可以变现之品牌资产。

硅谷有古谚曰：“说你有原则容易，守住原则时付出代价才算数。”安特罗皮克付出了，天下人看见了。

而营收之数字，亦以不可思议之速度奔涌向前：

二〇二五年一月，年化营收约十亿金；六月涨至四十亿；十二月破九十亿；二〇二六年二月达一百四十亿；至四月七日，安特罗皮克郑重宣布——年化营收突破三百亿金，正式超越开放AI之两百五十亿。

仅十五个月，三十倍增长。

有华尔街分析师扶额叹曰：“企业软件史上最快之扩张，没有之一。”

更令人叫绝者，乃效率之对比。安特罗皮克以约五十亿金之模型训练预算，撬动三百亿年化营收，投入产出比六比一；而开放AI以两百亿训练预算，营收两百五十亿，比率仅一点二五比一。

同样是顶尖AI，安特罗皮克以四分之一的算力投入，产出了更高的营收——此等资本效率，令华尔街不得不重新审视开放AI之天价估值是否虚高。

企业级API市场之版图，亦随之天翻地覆：

开放AI之份额，自五成腰斩至两成五；安特罗皮克则自不足一成五，跃升至三成二，超越开放AI，成为企业LLM市场之第一。

财富十强企业中，八家已成安特罗皮克之客户。

丹妮埃拉站在这一切成就面前，回想当年从开放AI出走时那个冬夜，在采访中只说了一句话，微微一笑：“我们只是做了我们一直说要做的事。”

第九回

三足鼎立天下定 人才循环古今同

话说至公元二〇二六年，AI江湖大势已成，三足鼎立，各据一方：

开放AI者，拥九亿用户，C端无敌，ChatGPT之名深入人心，然巨亏连年，商业化之路荆棘丛生，盈利之期遥在二〇三〇年后。奥尔特曼四方奔走，融资不断，然每一轮融资皆是以时间换空间——空间几何，尚待时日检验。

谷歌深心者，坐拥分发、算力、数据三元合一之铁三角，技术根基最为深厚，诺贝尔奖章傍身，云业务如日中天。然官僚积习难改，每逢关键时刻，行动总慢半拍；人才流失之痼疾，非一日可医。皮查伊所能做的，是将这艘巨舰之舵，一度一度地缓缓转向。

安特罗皮克者，企业信任第一，编程护城河深固，营收增速冠绝三家，IPO在即，估值目标三千八百亿金，将成第一家上市之AI前沿公司。然消费者端之短板赫然在目——仅五之一的市场份额，与ChatGPT之六成相去天壤。达里奥选择了“先取企业、后图消费者”之路，此策于商业效率上已获验证，然若论称霸天下，尚差最后一口气。

有论者以古典三国比之，曰：

谷歌如魏——挟搜索以令诸侯，地广粮丰，军力雄厚，然盛气凌人，人才四散，司马懿之辈已暗中蓄势；

开放AI如蜀——起于微末，以“为人类”之旗聚天下之心，然偏居C端一隅，内乱不断，锐气渐失，诸葛之才虽在，粮道却日渐逼仄；

安特罗皮克如吴——凭“安全”天险而守，据企业一隅而称雄，外交手腕灵活，然进取之力不足，欲定天下，路途尚远。

然此比方亦有未尽之处。三国终归一统，而AI江湖之变，恐怕远比三国更为诡谲——因为它还有一条三国所无之暗线，永无止息。

此乃人才循环之铁律。

谷歌养育伊利亚·苏茨克弗，伊利亚出走，助建开放AI，反成谷歌之劲敌；

谷歌养育变形金刚八君子，八君子散于四方，各建门户，条条皆指向谷歌之要害；

开放AI养育达里奥兄妹，兄妹出走，创安特罗皮克，十五月内营收三十倍，将开放AI拉下企业市场头把交椅；

开放AI养育约翰·舒尔曼，超级对齐负责人扬·莱克，二〇二四年先后出走，投奔安特罗皮克……

每一次出走，生一新敌；每一新敌，反噬旧主。

此乃武侠小说中“叛师自立”之古老叙事，在AI江湖中不断重演——唯这一回，

故事的体量是万亿美元，赌注是人类的未来。

然最令人深思者，并非谁胜谁负，而是那一个恒古不变之命题：

大公司创造了天才成长的土壤，却注定留不住天才去建立帝国。

因为天才所需，非丰厚之俸禄，非尊贵之头衔，非按摩椅与免费午餐之安逸。天才乃人中之龙，四海皆可为家，却只愿驻足于一处——那个能令其依己之志、行其认为正确之事的地方。

谷歌未能给变形金刚八君子以斯地，故斯人去；开放AI未能给达里奥兄妹以斯地，故斯人亦去；皆往能给斯地之处，奔涌而去。

而安特罗皮克今日所面临之叩问，亦已历历在目：

当它自身亦成一方巨头之日，当其内部亦有怀抱异志之天才按捺不住之时——

它能否做到谷歌与开放AI皆未曾做到之事？

历史之笔，悬而未落。

正是：

AI江湖起烽烟，三雄逐鹿各争天。

谷歌火种遍地播，叛将反噬胜师前。

开放AI称霸日，兄妹携手另开篇。

宪法护身立信义，企业市场夺头衔。

纷纷世事无穷尽，天数茫茫不可言。

算力滚滚东逝水，浪花淘尽又百年。

第十回

未竟之局待后人 倚天照海花无数

史家论曰：

读此AI新三国，令人感慨万千。

谷歌者，播火之人也，却不知火终将烧向自身；开放AI者，举火之人也，却不知所举之火，将照亮对手之路；安特罗皮克者，以火取暖之人也，然暖意方起，风雪又至。

三家公司，三种命运，三种对“何为正确”之不同诠释——奥尔特曼之“扩张即正义”，皮查伊之“生态即王道”，达里奥之“安全即未来”。三种信念，皆有其英雄之处，亦皆有其盲区之处。

然历史终将证明，真正胜出者，未必是技术最强之人，未必是融资最多之人，而是那个——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做出了最诚实的选择之人。

二〇二六年，故事尚未写完。

或许二〇二七年，又有一位天才，在某个深夜，坐在某家咖啡馆里，望着窗外的灯火，心中酝酿着下一场出走。

而那时，整个江湖，将再度换颜。

正是：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全书完。

《AI风云录·新三国志》共十回·终

后记

本书以《三国演义》章回体写就，人物、事件、数据皆有史料依据，见两份参考素材。文学虚构之处，在于笔法之润色，非在史实之增删。AI江湖之变化，日新月异，本书所载，乃截至公元二〇二六年春之风云录——后事如何，有待来者续书。

撰稿人：WestAI Commerce

WestAI | 深度探索

以 AI 重读文学、影像、商业、金融史、科技与地缘政治。穿透图文，拆解时代背后的权力、财富、命运与人心。

Commerce meets Culture · Vancouver

AI 全场景创作：书影油画解读、商业策划、海报、网页、自媒体内容与账号运营，将 AI 融入日常、生活与商业。

原创文案来自公众号：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F2YhFWSPRxQyukB3x_E0tQ

版主Eric授权

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于加拿大BC白石

。

“A99俱乐部成员先睹为快”，

后发布在：

<https://x.com/WestAIcommerce>

—— 读完免费的短篇，来读长的 ——

中国的 AI 故事 深度求索演义

一部 AI 时代的新水浒。三十二回另附尾声，写 DeepSeek 从广东寒门到搅动中美 AI 格局的全程：幻方立寨、万卡屯兵、开源惊雷、禁令围城、定价立新。前五回免费试读。

全本 CA\$10 • www.westai.app/buy

A4 收藏版 + 手机竖屏版 · 7 天无理由退款

AI风云录

— 新三国演义 —

求深度

一部 AI 时代的超级争霸史

这是一个关于人才、算力与理想的史诗。

谷歌——帝国之师，广聚英才，奠定AI时代的基石；

OpenAI——异军突起，ChatGPT横空出世，震撼世界；

Anthropic——安全为先，编程为刃，悄然崛起。

三大巨头，因信念而聚，因理念而战，

为争夺大模型的未来与智能世界的主导权，

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
人才为将 | 算力为基 | 模型为矛
未来，属于创造未来的人

“ 滚滚算力东逝水，
浪花淘尽英雄。
是非成败转头空，
智能世界立潮头。 ”



WestAI 出品

www.westai.app

探索 AI | 洞见未来